

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河流湖泊山泉极多,丰富的水资源使它成了中亚地区旅游疗养的名胜地。

人口 90 余万的大城贾拉拉巴德,就坐落于吉尔吉斯斯坦西部。这儿有家历史悠久的山泉休闲中心,遐迩闻名。山上泉水清澈,蕴含丰富矿物质,据说能治百病,慕名而去者,多如过江之鲫。

抵达贾拉拉巴德次日,我便雇了一辆车子,兴冲冲地赶去了。山不很高,但是,狭窄,十分别扭地成 S 状绕来绕去的;颠颠簸簸地左弯右拐,行行重行行,终于,到了。

一看,便忍不住“哎”地叫了一声。十分失望。

大模大样地矗立于半山处的这家休闲中心,建筑外形四四方方,一本正经的,像个火柴匣子,呆板得叫人兴不起任何绚丽的联想。

事后查实,在苏联解体前,这是一家疗养院。1991 年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之后,才改为山泉休闲中心。我听说有好多医术精湛的俄罗斯医生选择留下来,改行当休闲治疗师,而我最感兴趣的,便是百闻而不曾一试的“热石疗法”了。

在登记处说明来意,可那职员却双眉紧蹙地说:“轮候名单很长呢,可能要等上好几

时间能玩吗?不能玩。只有时间玩你,所谓“经不起时间考验”是也,所谓“来去匆匆白驹过隙”是也。时间老人很刻板,他从来不说谎,从来不动摇。比如 2013 年,那就是 2013 年;1013 年,那就是 1013 年。不可能东挪西移,不可能瞎七搭八。

可如今,有些人很勇敢地玩时间了。出炉才几年的“穿越”,就是一种很逗的玩时间把戏。

十多年前的那种回想,不算玩时间,比如说:“我好像置身于 20 年前”;比如说:“我们似乎来到了军阀战争的凄凉战场”等等。而现在的“穿越”才是动真格的玩时间:春晚舞台,那儿子还在妈妈肚子里潜伏着,妈妈还“大腹便便”,突然,他未来的已经成年的儿子出现在妈妈的眼前,一把抱住妈妈的腿发起嗲来。他看上去比妈妈还大一岁两岁,一穿,穿到妈妈前面去了……

名优

周志俊

“叔,您少抽烟!”我是他的“小跑”,就是一个跟屁虫,可母亲仍称呼他为筱老板,此人古有古风高义,邻里间有困难常出手相助,有一老妇,儿子被冤进七十六号屈打致死,老妇衣食无着,他就说“阿姨,你就给我洗洗涮涮,我养你,我送您终。”

“小俊,送我出去。”因为他唱花旦,走路有些扭,常引起弄堂小孩一阵讥笑,由我跟着,他们就不敢了,因为我是孩子王,剧场里贴水牌,他的翠屏山是最响档的,几十个乌龙绞柱,观众替他数数,他烟抽凶了,得了肺癆。

“小俊,你把包饭作的饭吃了吧,这是状元楼的。”

他死了,生前热肠,死不萧条,邻居们都来帮忙,母亲在他枕边,见放着一面小镜子,“筱老板,多希望自己活着呀!”

石疗

(新加坡)尤 今

个小时!”

既来之,则安之。我等。这一等啊,居然是长长长长的五个小时!

为我进行石疗的,是一位女治疗师。俄罗斯人,五十开外,圆圆的脸庞白白的,好似刚刚发酵好的面团;米色的宽袍子裹着发福了的身材,宛如一株在酒里浸泡得很好的人参,整个人看起来很可口。

我注意到,她有一双兴高采烈的大手,尽管忙个不停,可一点儿也不显倦怠。房间里有个小电炉,电炉上搁了一只小锅,锅里盛满了山泉水,还有,大大小小的石头。此刻,这双手,就精神奕奕地翻动着锅里的石头。她一面搅动,一面解释:

“这些都是火山石,具有丰富的矿物元素。它们的质地不同,吸热与散热的能力也不一样。有些只能保持五分钟的热度,有些却能保热长达一个半小时。它们就像人一样,各有各的脾气;所以呢,我就依顺它们的性子,用它们为人体不同的部位进行按摩。”

我依照指示,脸朝下、背朝上,趴在床上。

找和尚,请教来世今生 60 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之类的悬疑问题了。

近日,曝光爆出了一件本来很神秘的事——有记者经过调查,然后指名道姓地写出报道:宿迁市洋河镇御缘酿酒厂成立才 11 年,可它已经推出了 20 年的陈酿!四川泸州老酒业有限公司成立才 16 年,可它已经推出了 30 年珍品!更厉害的是贵州仁怀市茅台镇酒业有限公司,它成立才 30 年,已经推出茅台镇百年纯酿酒。

嘿,整整提早 70 年哪!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白酒专业协会副会长沈怡方说得很婉转(我估计他不敢得罪洋河镇、仁怀市和泸州那些酒气冲天的地方):据我了解,只有个别酒厂有年份酒检测方法……检测方法和没有检测方法是一回事,检测不检测则是另一回事。大部分酒厂钟情的是后一回事。

过去我一直不太明白为什么“时间就是力量”?现在我懂了,时间怎么不是力量?时间还是金钱呢!就看你怎么玩时间了。



了一个美国未来学家的比喻——鱼缸里的金鱼。“生活在鱼缸里的鱼可能并不知道鱼缸的样子,也不知道水是什么”。

让我再说回这两年里的我。2011 年 7 月,当我第一次进行战地报道,一头冲进激战正酣的利比亚,我对席卷北非中东的这场动荡开始了感性的认识。将近 3 个月,我跟随着当时的利比亚战局一路从班加西到了的黎波里,数度和子弹擦身而过、多少采访对象永远定格成画面里的样子,那些年轻人的渴望渴求和我的新闻梦想一起迸发着能量。现在回过头来看,用“血色浪漫”四个字概括那些日子最恰当不过。

她软硬适中的大手,一触及我的颈项和肩背,立刻毫不含糊地说道:“你一定是做文牍工作的,颈椎都硬化了呀!”接着,又说:“唉呀,你的坐骨神经也不好,端坐桌前的时间太长了!”一语中的,真行呀!

泉水煮沸了,石头煮熟了,她用夹子一一取出,放在大盘里。在我背上涂抹了精油之后,以双手紧握石头,沿着人体的脉络,纯熟而飞快地运行,我觉得有一条火烫的龙、一条活力充沛的龙,劲道十足地在身上飞跃、游走,一丛丛一簇簇一团团的小热中热大热,像一枚枚爆竹,这里那里热热闹闹地燃放,噼噼啪啪、噼噼啪啪,整个人,宛若被抛入火丛中,但是,那种钻入骨髓的热,并没有带来灼痛的感觉,反之,原本拉得紧紧的经络,却因这一波一波的热浪而大大地舒展了。我感觉前所未有的松弛,肩背也有了棉花般的柔软。

棒,真棒呀!在这个生活水平低下的国家里,上述长达一个小时的石疗,仅仅收费 500 索姆(折合人民币 62 元 5 角)。

离开治疗室前,这位长得很美味的治疗师突然问我:“你可否介绍我去新加坡工作?”她晶晶发亮的双眸里,装满了无限的向往和美丽的憧憬。

在旅途上奔波多时的我,在这一刻,想家了。



藏獒

(中国画)

潘智勇

关于治骨刺验方的回音

李伦新

《何满子赠我骨刺方》一文见报后,多有读者来电来函询问验方的具体内容和用法,现简复如下:治骨刺验方:全当归 13 克 大丹参 10 克 京赤芍 10 克 京三棱 10 克 地鳖虫 10 克 川红花 10 克 羌活 13 克 独活 13 克 苏木 10 克。

用 60 度以上高粱酒一斤,浸十天以上即可用。用时洗净患处,以药酒蘸棉花揉擦患处十五分钟左右。一日一二次。皮破不可擦。

仙女座星系

黄晨星

仙女座星系,是拥有 2000 亿颗恒星的家园,从孕育到成形,每个阶段都留下“引力”的痕迹。

星系是怎样诞生的?

星系的诞生是由极其巨大的气体和尘埃云,因其自身质量坍塌而形成。引力维系着整个星系,将所有物质,包括恒星、行星、气体云、星际尘埃等连接在一起,构造出一张看不见的网,该网大得惊人。

仙女座星系直径达 11 万光年。

两年前,从利比亚回来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叫《战火里的岁月静好》。两年里,我也一直在硝烟里感受到一份我喜欢的纯粹和沉静。当一切可能在明天结束时,你一定做着你觉得有意义的事情。

很多人喜欢问我有关报道里那些刺激的瞬间,比如炸弹在远处爆炸、比如血肉横飞、比如被催泪瓦斯熏得涕泪横流。但是我更喜欢把那一场场战争真实全面地呈现出来。我告诉大家有很多叙利亚人是用铲子铲墙上糊着的尸块的方式来寻找亲人的,我告诉大家利比亚战后地方武装割据秩序混乱,我也告诉大家埃及有个清洁工的 12 岁儿子敢于拥有“总统梦”。历史应当记录,新闻值

前些时整理书房时,觉得实在是空间有限,书刊塞得太满了,想找一本急用的书,竟要付出不少搬移之苦,于是狠下心来,让人来拉走了十几纸箱不再需要的书刊。其中就有我保存了三十多年,几乎是全套的《译林》《读书》和《诗刊》杂志。不过,1979 年出版的那期《译林》创刊号,我倒没有舍得送人。这本创刊号保存得很好,几乎没有翻动过一样,除了正文纸张有些发黄了。我喜欢创刊号的那个朴素简洁而又大气的套色封面,那是由“Yilin”的汉语拼音演化成的几株挺拔的绿树,背后是一片繁茂的树林,象征着明天的文学“译林”的繁茂与生机。

创刊号上全篇刊登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畅销全球的推理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此举也就此奠定了《译林》后来的两大特色:一是每期都会不惜篇幅,完整刊载一部最新的长篇小说译作,三十多年来未改初衷;二是在选择译介什么样的长篇小说时,视野开阔,肯为大众读者着想,较多地容纳了诸如探案、推理、悬疑、商战、特工、豪门、惊悚、玄幻、纯爱、迷情等等“类型小说”和畅销作品。这种不避“通俗文学”嫌疑的独立个性,《译林》也坚持了三十多年。

据说,《译林》创刊之初,有一位翻译界的老前辈,就为创刊号译载了《尼罗河上的惨案》而向中央有关领导投书,对《译林》所倡导的文学“品位”,提出过批评。这是那个年代和那种文化政治环境下的“时代症”,时过境迁,事实早已证明,《译林》的胸怀、眼界、品位是具有前瞻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她从创刊之初就确立了自己紧追世界文学畅销热点、尽力做到雅俗共赏的“海派风格”。我想,这也是大众读者愿意追捧这本在当时和现在都不多见的外国文学杂志的主要原因吧。

实际上,《译林》创刊初期,也曾拥有钱钟书、杨绛、卞之琳、戈宝权、冯亦代、王佐良等二十多位国内一流的翻译家和外国文学学者担当编委。直到今天,在她最新一届编委名单里,依然有王宁、王守仁、王理行、刘文飞、许钧、杨武能、陆谷孙、陆建德、陈众议、金圣华、赵德明、郭宏安、顾爱彬等译界名家。有这样两份声名赫然的译文专家名单,我相信,读者们大致是不用去怀疑《译林》的文学品位的吧。

从 2013 年第一期起,《译林》又来了一次“华丽转身”,从开本、整体设计、栏目位置、正文版式,甚至包括纸张和印制风格等,都作了全新的调整。开本变得阔大,大量彩色图片的引入,几乎与世界文坛热点同步的作家访谈、动态报道、大奖点击、新书速递等栏目,以及诗歌、随笔、热点巡礼等内容在刊物位置中的前移,打破了许多刊物中常见的四平八稳的陈规,使《译林》更具有文化时尚感和“国际范儿”。这种面貌的改变,不仅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创新风尚,对于获得年轻一代读者的认同,吸引“新新人类”参与世界文学的纸质阅读,都可谓用心良苦。

诗人、翻译家绿原先生曾有一个出自个人深刻体验的联想:好比爱结网的蜘蛛有一种奇怪的本能,辛辛苦苦刚结出一面可以容身的网,忽然被一阵风雨摧毁到一丝不挂,但它并不灰心,重新又一缕一缕吐丝编结;再一次摧毁,再一次重新编结。绿原说,这种本领,在许多爱书人和读书人身上也不难发现。面对 2013 年全新面貌的《译林》,我突然觉得,自己这种劳蛛结网似的本能又重现了。就是说,不久前才把积攒了三十多年的《译林》送给了他人,现在忍不住又想积存新的《译林》了。

得借鉴。

有人说,当下有些人把获利看作判断一件事是否合理甚至合法,一个人成功或者失败的最重要标准。很多原本那么有内涵和意义的词语被标签化了。当别人狐疑地看着你,无端地猜测你,你没有办法去拉着他们去解释,甚至你都会羞于启齿。这些不实惠的概念就好像是内衣,你不能去跟人家说你穿了,但你心里知道,穿了至少比没穿好。

我承认,我也是一条鱼缸里的鱼,但时不时想要跳出鱼缸去看一看,去看一看事件的本相,看一看什么是自己的内心,思索一下人本身的价值。

十日谈

明起刊登一组《萍踪杂记》。

新闻的力量

